



清 班達里沙 人參花 軸 縱136.1，橫74.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怡親王允祥與西洋傳教士

侯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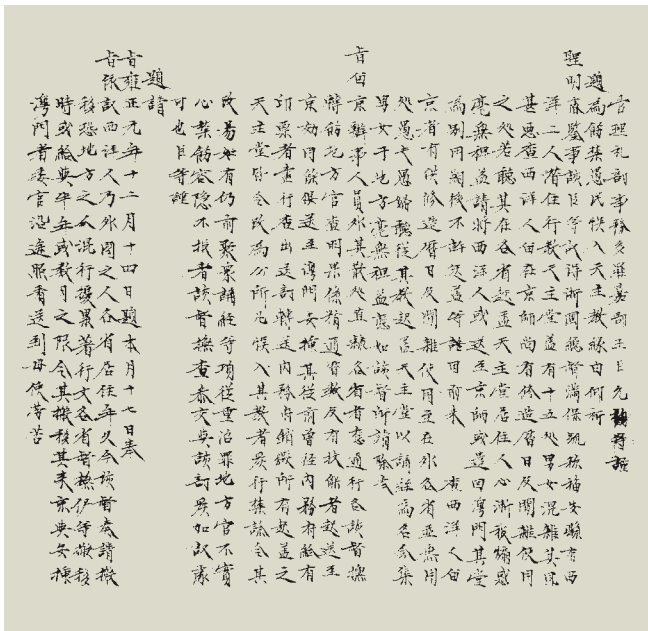
怡親王允祥（一六八六～一七三〇）是雍正帝異母兄弟，也是股肱重臣，政務委任之處甚多，其中代與傳教士聯繫溝通史實，較少為史家所注意。藉由清宮檔案和傳教士書信紀錄可知，允祥常委託傳教士辦理政事，傳教士則視其為天主教在清廷之保護人，雙方往來密切。

怡親王允祥（一六八六～一七三〇），清聖祖康熙帝（一六五四～一七二二）第十三子，他與皇四子胤禛非同母所生，但自幼晨夕聚處，情感甚篤，康熙朝晚期皇位之爭時，他們係為堅定的盟友。（圖一）雍正元年（一七二三），雍正帝晉封允祥為怡親王，命其總理事務，委任之處甚多，他無不悉心籌畫，慎密敷陳，辦事處處妥貼，深得雍正帝信任。雍正帝倚重允祥，不僅朝廷官員皆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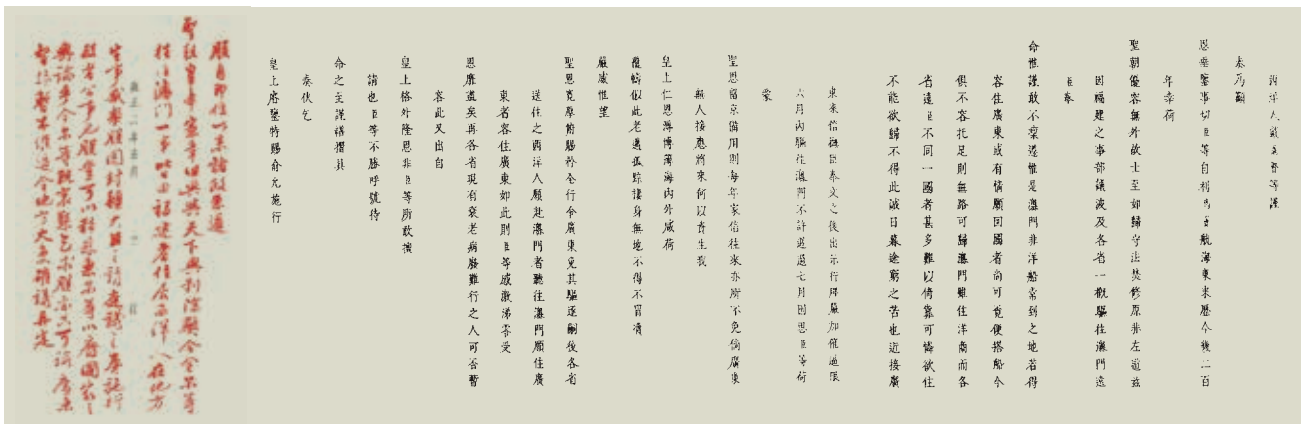
西洋傳教士亦相當明瞭。雍正帝不喜歡天主教，不承認傳教士，僅視其為技藝人，登基不久，即命內務府傳達歐洲人未獲恩准不得進宮。傳教士若有所求，透過允祥上達天聽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根據傳教士書信記載，傳教士視允祥為「保護人」，若有任何棘手事務均請求他幫忙，他亦利用傳教士專長處理各種事務。

福建教案 請求圓轉

雍正元年七月，閩浙總督覺羅滿保、福建巡撫黃國材上奏說：「西洋人在各省大府縣內俱建天主堂居住，且頻頻傳教，蠱惑千人，經年日久，於地方絲毫無益。伏乞皇上明鑑，西洋人除常住京城外，外省不准西洋人私自居住，或俱送京城或遣返廣東澳門。」（註一）雍正帝將奏摺交由禮部討論。傳教士獲悉奏摺內容時，非常震驚，積極探聽相關消息，設法尋求禮部官員及其主管嘉郡王允



圖二 管理禮部事務嘉郡王允禔題請飭禁愚民誤入天主教本
引自《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



圖三 《西洋人戴進賢等奏請免令廣東驅逐西洋人并各省送往之西洋人願往廣東居住摺》 引自《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



圖一 清 馮照、蔣和 允祥像 軸 絹本 縱130，橫64.7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清史圖典·雍正朝》

禱幫忙，但未能轉寰。

雍正元年十二月，禮部決議：

「請將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餘俱安插澳門，應如所請，天主堂改為公所，誤入其教者，嚴行禁飭。」

（《世宗憲皇帝實錄》，卷十四）傳教士得知結果，決定直接請求皇帝收回成命，他們認為「先皇帝（康熙）第三十三子可說是今上惟一寵信之人，如他願意擔此干係，我們覺得他最適用於幫我們上奏」，於是耶穌會士馮秉正（De Mailla Joseph François Marie Anne de Moyraic, 1669-1748）、費隱（Xavier Ehrenbert Fridelli,

1673-1743）和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共同求見允

祥，懇求說：「王爺，我們懇請您注意到我們這些外國人像可憐的孤兒一般無依無靠，只能祈求皇上和您的支援了。我們冒昧希望您能像慈父一樣庇護我們。」允祥雖早知傳教士來意，可能出於安撫，回覆說：「放心吧，皇上把你們的事交給了我，我會認真辦理的。」兩天後，允祥再度接見傳教士，態度不變，表示不允許傳教士改變中國律法與固有習俗，傳教士認為允祥轉述雍正帝旨意，於是遞交陳情書、教義書籍等物，期盼透過

維持原意，馮秉正、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 1663-1738）及巴多明（Dominique Parenin, 1665-1741）等神父跪地向允祥磕頭，請求他再向雍正帝說情。面對神父們的請求，允祥無奈地說：

你們要我做什麼呢？難道要我也陪入你們的窘境，讓我爲了救你們而自己完蛋嗎？何況皇上說了讓你們留在這裡（北京）以及廣州。我曾向他提出異議，說有人照樣會把你

們從廣州擡到澳門，但皇上說廣東巡撫年希堯就此肯定會提出申請的。（《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二卷，頁三三三）

傳教士們雖然極力求勸，表示欲再上奏陳情，允祥指出斷不可行，隨之離去，使得傳教士們陷入一種「無法描述的深深的悲哀之中。」

雍正帝雖然交代「善待」傳教士，但執行過程中，各地頗傳粗暴虐待，廣東巡撫甚至欲將轄內傳教士全部逐往澳門。面對這種情勢，傳教士決議「向我們的保護人十三親王遞交新的陳情書」，允祥看過後給予意見，允諾交付莊親王允祿處理。傳教士「被這位親王的仁慈深深打動了，連忙伏地磕頭感謝他的教誨和主動爲我們做的好事。」雍正二年（一七二四）五月，巴多明重新寫好奏摺送進宮中，與白晉和戴進賢在宮門外等候。雍正帝閱摺後批：「今爾等既哀懇乞求，朕亦只可諭廣東督撫暫不催遷，令地方大吏確議再定。」（註二）（圖三）巴多明等人叩謝天恩，隨後雍正帝破例召見傳教士，重申前令，反駁神父奏書內容等語。

說明獲得諒解。他們再次請求允祥協助。允祥深入詢問後說：「我雖做不了主，但會儘量爲你們幫忙。」（《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二卷，頁三五三）

傳教士雖然委請允祥轉寰，不過仍未能如願。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五日，雍正帝批覆禮部決議（圖二）：依議。西洋人乃外國之人，各省居住年久，今該督奏請搬移，恐地方之人混行擾累。行文各省督撫，伊等搬移時，或給與半年或給與數月之限，令其搬移，其來京與安插澳門者，委官沿途照看送到，毋使勞苦。（《雍正朝起居注冊》，頁一四八）

傳教士獲悉後，大爲失望，馮秉正難掩失落地在信中說：「我們指望十三親王爲我們說話，卻落了空。但我們又不敢催得太急，生怕因糾纏不休而失去這個僅剩的靠山。」面對嚴峻情勢，傳教士們並不死心，由時任欽天監監正戴進賢神父（Ignaz Kogler, 1680-1746）爲代表，撰寫奏書，請允祥代爲陳情。允祥要求修改內容，再伺機進呈。最終得知雍正帝依然



圖四 清 謝遂 職貢圖 局部 鄂羅斯夷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次召見後不久，雍正帝開始整肅信仰天主教的蘇努家族，各省傳教士亦被遷移至廣州，中國傳教事業進入嚴重的衰退期。

特使來華 從中斡旋

雍正三年（一七二五），教宗本篤十三世（Benedictus XIII, 1649-1730）派遣兩名神父使華，祝賀雍正帝登基。特使來華，允祥居間扮演重要角色。在特使抵達以前，雍正帝為展現對歐洲人友好，命允祥轉達德里格（Teodoricus Pedrini, 1670-1746）、蘇霖（Joseph Suarez, 1656-1736）和巴多明說：「現三年的喪期已滿，

皇帝陛下設過盛宴，但你們歐洲人沒去。你們寫好賀喜的奏摺，農曆九月十九（十月二十四日）呈來，我轉呈皇上。」未久，雍正帝在圓明園召見傳教士，垂詢關懷，特別曉諭傳教士切莫害怕，亦不要引起教宗特使的恐懼。談話結束，雍正帝還賞給每位傳教士哈密瓜，以示恩寵。出宮後，傳教士前往怡王府表達謝意，傳教士稱此次會面是為歐洲人「展示了新的開幕戲。」（《中國來信》，頁四七~五〇）同年（一七二五）十月三十日，允祥接到教宗書信譯文，教宗特使表示留華服務的意願。允祥巧妙地婉拒說：

「如果從遙遠的國度帶來的貢品的正式使者不回去，不給教皇帶去皇帝的回禮，這既不利於中國的尊嚴，也有損於教皇的臉面。」（《中國來信》，頁五〇）

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四月，葡萄牙麥德樂（Dom Alexandre Metrelo Souza Menezes）奉國王之命使華，其目的有三：弔唁康熙帝、祝賀雍正帝登基，以及請求庇護澳門和中國

定，清廷將雙方貿易與邊界問題掛鉤，限制俄國商人在中國貿易以為牽制。（圖四）

雍正初年，清廷積極準備用兵準噶爾，俄國認為有利可圖，雍正三年（一七二五），俄國女皇凱薩琳一世（Catherine I, 1684-1727）派遣特使薩瓦（Sava Valadislavich）率團來華談判商務和邊界問題。經過冗長的談判，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中俄雙方簽訂恰克圖條約，劃分兩國邊界，規定兩國通商關係，同意俄國在北京興建教堂等。在中俄談判期間，雍正帝特別在宮中宴請二十名傳教士，並透過允祥傳話，希望傳教士寫信回歐宣傳雍正帝以禮相待之事，不欲俄使回國片面敘述傳教士在華受虐，以平衡歐洲視聽。此外，雍正帝讓允祥傳達肯定傳教士對俄事務的貢獻，諸如：巴多明與薩瓦交涉、宋君榮（Antonius Goubil, 1689-1759）、馮秉正、徐懋德（André Pereira, 1690-1743）等繪製地圖、宋君榮提交關於俄國情況報告等，凸顯傳教士參與

內地的葡人。葡使來華，雍正帝相當重視，於前一年，命允祥規劃接待工作，諸如：傳教士出城迎接專使進京、賜予食品等，給予高規格接待。（《中國來信（一七一六~一七三五）》，頁五九）由於此前清廷曾有驅逐傳教士之舉，允祥不欲葡使為此表示意見，積極過濾，一再詢問隨行的張安多（Antoin de Magalhães, 1677-1735）等神父，確認沒有其他「令人不快的使命」，才將葡使出使內容彙報雍正。

外交往來，各為其主，無不為本國爭取最大利益與尊嚴。麥德樂使華，為維護尊嚴，在許多事情上與清廷發生爭端。同樣地，允祥亦反覆確認細節，決定處理方案，例如：葡使不接受「進貢」一詞，允祥與巴多明討論，進宮請示因應方案，雍正帝決定派歐洲人與官員各一名赴澳門迎接，表示重視。允祥檢查國書譯文「是否有引起麻煩的字句」，確保葡使覲見時不會提及皇帝不愛聽之事。葡使要求比照俄使覲見康熙帝模式，

清廷對外事務，也看到允祥在此間的重要角色。（《清代西人見聞錄》，頁一六八~一六九）

代為陳請 批准返歐

雍正元年，羅馬傳信部馬國賢（Matteo Ripa, 1682-1745）神父離華返歐，便是透過允祥的幫忙。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馬國賢奉教宗命來華斡旋中國禮儀問題，而後因擅長雕版和繪畫，受命繪製〈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圖〉銅版畫。然而馬國賢因與耶穌會立場不同，與其他傳教士理念衝突，加以被迫參與康熙帝和仁壽皇太后（雍正帝生母）的喪禮祭儀，讓他感到極度厭惡，急欲思去。可是此前康熙帝已要求願意在華的傳教士必需領取信票，並聲明遵守「利瑪竇規矩」，保證「永不復回西洋」（註三），成為傳教士無法回歐的制約。（圖五）

為突破限制，馬國賢構思計策，以求順利離華。首先，尋找合適藉口，馬國賢在回憶錄中寫道：「在中

親交國書，允祥甚為不滿，嚴厲訓斥傳教士，要求「教教那些新來的人」，後經雍正帝寬容，同意比照前例辦理。葡使拒絕演練覲見禮儀，傳教士夾處其間，兩面為難，便以葡使熟悉禮儀為由推辭，但允祥不悅地批評：「既然麥德樂拒絕操練，他就不是他王國的一位大臣」，要求巴多明以自己的名義傳話：「只有皇帝對他滿意了，他才能如願地完成他的使命，回去的時候能受到和來時一樣的禮遇。」對此，麥德樂表示明白為教會求情亦無濟於事。（《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三卷，頁二八~三四）

麥德樂如是說，不過還是貿然向雍正帝提出相關請求，事後雍正帝接見戴進賢等傳教士，重申不願聽聞讓歐洲人回到各省一事，讓傳教士與雍正帝的關係更雪上加霜，麥德樂亦對自己的鹵莽行徑相當後悔。

俄國是中國北面最大的國家，對中國領土甚有野心，康熙朝雖然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確認中俄東段邊界，但額爾古納河以西邊界尚未界



圖六 《雍正半身西服像》 清宮廷畫家繪 紙本設色 縱52.3，橫43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清史圖典·雍正朝》

器，他才高興」，與檔案記錄數目相符。馬國賢知道皇上有賞，但允祥不明說數量，「臨場表演」一下，感謝他對前朝的貢獻，營造出嘉賓遠人的氣氛，讓馬國賢感受到十足的盛情。後來雍正帝會對返歐教士說：「（外國人）誰想回國他都不阻止，但應該向他稟告，因為外國人離華應以禮相待并賜予禮品，對於這點他頗為重視。」（《中國來信》，頁四六~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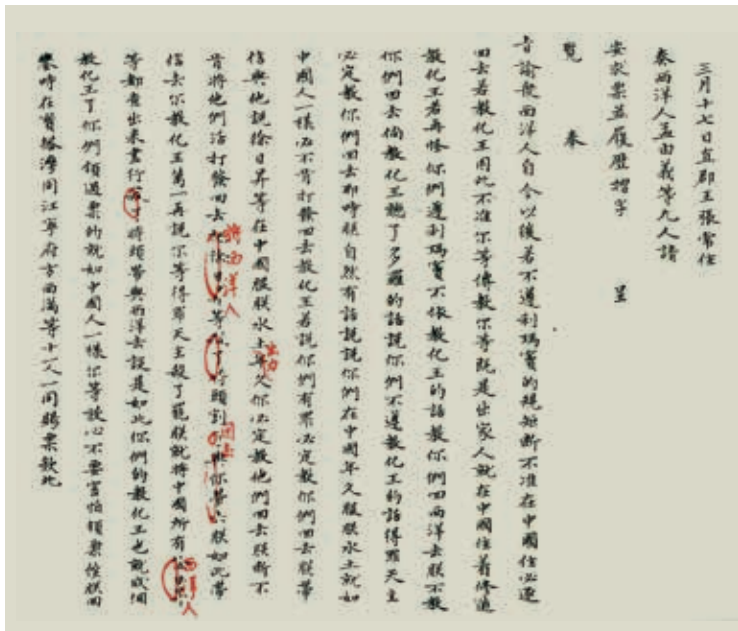
結束後，馬國賢跪拜答謝，允祥特地溫馨提醒應擇吉日啟程，但馬國賢視此為異教迷信，答覆：「所有的日子都一樣。」這讓允祥隨侍大為驚訝，但允祥不計較馬國賢逕直回應，淡定說：「有什麼大驚小怪的，泰西人不相信有王道（黃道）吉日。」（《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頁一一六）

接觸教士 指派活計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以下簡稱《列傳》）載，允祥受雍正帝委以國政，「待遇西士獨異，對於傳教師待遇尚優，而常利用之」（《列傳》，頁六九〇），允祥利用傳教士專長，處理政務，以及交辦活計事務。政務方面，鑒於俄國始終試圖攫取侵略利益，允祥認為必須深入了解其國情，於雍正五年至雍正七年（一七二七~一七二九）間，邀請宋君榮擔任顧問，經常會談，內容涉及政治、地理、歷史、聖經、天文等方面，宋君榮亦在兩次歐洲書札中提及繪製中國地圖事。（《列傳》，頁六八九~六九〇）另一方面，委派傳教士測繪地圖。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允祥委託宋君榮測繪《俄羅斯與亞

「行走」，故馬國賢稱允祥是「直接主管」。馬國賢認為允祥照單全收禮物是個「好兆頭」，果然未久，雍正帝便恩准馬國賢返歐，足見歐洲珍玩的魅力。不過需說明的是，馬國賢的說辭並非意指允祥收禮辦事，事實上雍正帝喜歡洋玩意，允祥深諳其心理，付度或許透過歐洲珍玩，加上親長相繼病故的理由，才能打動雍正帝，換得「欣然同意」馬國賢離華。（圖二）

雍正帝特別回贈馬國賢送別禮物，雍正元年十月十一日，允祥帶馬國賢到造辦處挑選禮物，《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載：怡親王奉旨：著賞給馬國賢暗龍白磁碗一百件、五彩龍鳳磁碗四十件、五彩龍鳳磁盆六十件、上用緞四疋。欽此。（註四）馬國賢在回憶錄中說，允祥吩咐他隨意挑選，馬國賢「選定了四個瓷花瓶和不少件的絲綢」，顯然客氣少拿，此舉讓允祥頗為不悅，堅持命馬國賢多取，直到「我取了兩百件瓷



圖五 《康熙帝駐蹕蘇州時至西洋人論》 引自《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

情況：他（允祥）負責收藏鐘錶，自然就是我的直接主管。親王對我的情況猶豫不決了很久，他一直微笑著，和我說了很多話，有時甚至轉過身去，假裝看不見我跪在地上，等著他的回答。他提出各項允諾，但我終於發現了他不讓我走的原因：在中國，禮物有神奇的威力。我拿出還藏有的歐洲來的珍玩，通通送到他的府上。它們全都被收下了，這是一個好兆頭。不久，我就接到一個令人高興的通知：皇帝考慮到我自己已經為他的父皇服務多年，就欣然同意我的申請，還命令說，我可以得到一些珍貴的絲綢、瓷器，作為告別禮物。（《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頁一一五）

馬國賢說允祥「負責收藏鐘錶，自然就是我的直接主管」，其緣由係因清朝內務府造辦處下的自鳴鐘處負責鐘錶收貯，而自雍正元年起，允祥以親王身分直接監管造辦處，秉承天憲，直接指揮「養心殿監理製造」；馬國賢曾在康熙朝繪製銅版畫，在造辦處

允祥多次交辦繪畫，並指派學手學藝，說明清宮對郎世寧畫藝的重視。(圖八、九)

法國籍耶穌會神父沙如玉 (Valan Tiaus Chaher, 1697-1747)，鐘錶機械

雍正六年二月十二日，郎中海望奉怡親王諭：將此畫交郎石寧另起小稿改畫。遵此。



圖九 清 屈兆麟 仿郎世寧花卉 冊 櫻桃桑鳩 縱33.5，橫28.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專家，雍正七年(一七二九)來華，到京後，允祥諭令：「著西洋人沙如玉在造辦處做自鳴鐘活計。」(註六)

沙如玉曾為清宮製作精緻鐘錶，多有創新，《列傳》載沙如玉「以種種技術供奉內廷，報更的自鳴鐘亦由其發明，此物在歐洲已足視為珍物，縱不然亦為技術上一種傑作。」(《列

結語

透過傳教士書信、檔案與相關記錄，可見允祥處處為雍正帝設想，謹奉天憲，不違背雍正帝意旨，詳加排除防範可能讓雍正帝不悅之處，無論是處理教案、處理涉外事務，盡忠盡責，慎密思慮，克盡人臣之道。允祥

傳》，頁七四二)說明沙如玉在製鐘技藝上的成就。

政務以外，允祥與傳教士也有若干私交，嚴嘉樂神父 (Charles Slaviczek, 1678-1735) 曾在信中記述，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十月，允祥召德里格和嚴嘉樂進怡王府，「在深夜領我們進他的房間，表現了對我們特殊的恩崇。他談起音樂，給我們提了很多問題，像是認真想向我們請教。但由於他國務十分繁忙，再加上這一地區的防治水災問題，他這異常親切的學習、談心，也不得不早早結束了。」(《中國來信》，頁五九)此時正逢葡使使華期間，允祥此舉或為表示善意，亦表現出難得見到在西洋學科的知識涵養和學習興趣。(圖十)



圖八 清 班達里沙 人參花 軸 縱136.1，橫74.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清 郎世寧 聚瑞圖 軸 絹本設色 縱173，橫86.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偕雷孝思、德瑪諾 (Romin Hinderer, 1669-1744) 測繪河南、江南、浙江、福建、臺灣及附近島嶼地圖。此後，康熙帝又命馮秉正將滿文本《通鑑綱目》譯成法文。(《列傳》，頁六〇七~六〇八)雍正年間，允祥以馮秉正專長交付繪製地圖與認看等事。

義大利籍耶穌會助理修士郎世寧是盛清著名的西洋畫家，其藝術表現豐富多元，採合中西畫風，開創新的藝術風格，具有極大的成就。(圖七)雍正帝喜歡郎世寧的畫藝，透過允祥與傳教士一再讚譽郎世寧，並賞賜厚禮。允祥相當器重郎世寧，多次交辦繪畫，《活計檔》載：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日，怡親王諭：着西洋人郎石寧(郎世寧)画桂花玉兔月光畫一軸。遵此。

雍正元年七月十六日，怡親王交扇子四十柄。王諭：着西洋人郎石寧(郎世寧)畫。遵此。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怡親王諭：班達里沙、八十、孫威鳳、王玠、葛曙、永泰等，□□歸在郎石寧處學畫。遵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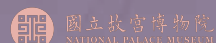
貴似晨星

清宮傳世 青瓷特展
12至14世紀
Precious as the Morning Star:
12th-14th Century Celadons in the Qing Court Collection

12.25
2015

2017
4.18

陳列室 Gallery 203



國立故宮博物院
11143 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 Tel: +886-2-8810-6000
No. 221, Sec. 2, Zhisshan R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43, Taiwan R.O.C.
http://www.npm.gov.tw



圖十 北京孚王府的前身，曾作為允祥後代怡親王的王府。 周維強攝

待傳教士尚屬溫和，雖然仍存親王高貴思維與保守態度，但已盡量給予幫忙，當然亦有其利用的目的，彼此為一種平衡依賴關係。不過面對當時中

國傳教事業的險峻情勢，允祥確實是傳教士僅剩的靠山。^{註釋}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副教授

註釋

1. 〈閩浙總督滿保等奏報西洋人於福安縣傳教惑眾等情摺〉，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合肥：黃山書社，一九九八，上冊，頁二五七，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2. 西洋人戴進賢，〈奏懇免驅洋人往澳門摺〉，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合肥：黃山書社，一九九八，第三冊，頁二六一—二七，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
3. 〈總管內務府為永不復回西洋之傳教士簽發信票事咨禮部〉，引自安雙城編譯，《清初西洋傳教士滿文檔案譯本》，鄭州：大象出版社，二〇一五，頁三一，康熙四十七年閏三月初一日。
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記事錄〉，北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第一冊，頁一六四。
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三，第四冊，頁一，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五日。
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四冊，頁一七一，雍正七年三月初九日，〈自鳴鐘〉。

參考書目

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
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三。
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起居注冊》，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二。
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合肥：黃山書社，一九九八。
5. (法) 杜赫德編，呂一民、沈堅、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鄭州：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五。
6. (法)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五。
7. (捷克) 嚴嘉樂，《中國來信(一七二六—一七三五)》，鄭州：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一。
8. (義) 馬國賢著，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四。
9. 杜文凱編，《清代西人見聞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
10. 朱誠如主編，《清史圖典·雍正朝》，《清史圖典·康熙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一。